

曹文軒

作者罔顧美感 評者忽視細節

慨嘆文學陷「亂世」

中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日前在香港書展講座「混亂時代的文學選擇」中，從作家和學者兩個角度切入，犀利指出內地文學界正處於「亂世」，即寫作者只關心深刻而罔顧美感，評論者只關注社會政治學層面而忽視文學細節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曹文軒今年四月獲得被譽為「兒童文學界的諾貝爾獎」的「國際安徒生文學獎」，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，對他來說，這個榮譽不是獎給曹文軒這個人的，而是獎給文學的，同時也是對他的文學觀的一種肯定，「因為這個獎一貫的宗旨就是高度強調作品的文學、藝術性，反對意識形態化」。

現年62歲的他生於江蘇鹽城貧窮的農村，年幼時常在父親任校長的小學圖書室讀書，自小在書香薰陶下成長的他後因文筆出眾獲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，畢業後於該校任教至今。他笑稱一個聰明的老師應該像他這樣做：讓學生定期推薦好書，這樣做既督促學生讀書，又能在繁忙的工作中了解到現時的好書。這次學生推薦給他的書是美國學者Harold Bloom的《西方正典》，其中的觀點與他在不同場合所發表的不謀而合，甚至許多言辭都如出一轍，「混亂時代」這個詞便是從中而來。

文學觀堅持己見

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？Harold Bloom稱它「英雄和流氓、真實與謊言不分」，而作為一個作家，正面臨着常識被顛覆的最壞的時代。曹文軒稱自己在文學觀方面既固執又傲慢，總是孤立地發出不一致的聲音，曾經因他人疑惑的目光而惱惱不安，繼而在講話時帶着激憤的情緒；也曾因與其他學者意見不同，而懷疑自己是否平庸淺薄。但現在，他正在眾人面前平靜地敘述自己的觀點，有理有據地去反駁一個個質疑或批判的聲音。

「現在內地所謂的文學評論已經不再是純粹文學層面上的，而是社會學、政治學、人類學的評論，真正從文學、美學、藝術形式角度進行的評論已經鮮少存在。而早前我的學生極力要求我寫序的《小說鑒賞》一書，它研究的問題是：若這部5,000字的小說原是由15,000字壓縮而成，那被刪減的10,000字可能是什麼？這個人物為何在這裡出場而不在那時出場？其中一篇巧妙地解讀了契科夫的短篇小說《萬卡》，如果萬卡的故事不是通過寫信傾訴，而是由作家本人敘述出來，這個世界還會不會有這樣一個經典短篇？如果我們只將其解讀為對沙皇殘酷統治的控訴，而沒有注意那封只寫着「鄉下爺爺收」的信，欣賞還是完整的嗎？這些正是我所堅持的和希望看到的文學評論。」

文學界不談文學？

在曹文軒眼中，如《小說鑒賞》般精微地欣賞和批評小說，在近幾十年的文學批評中已經沒有了，「文學評論界進入了最好大喜功的時候，批評家不安於角色而爭當思想家，話題愈來愈大，可是大而無當。一個作家在進行小說創作的時候，不可能同時在考慮現代性、全球化的問題。譬如我寫《草房子》等小說的時候，考慮的都是如何將一段風景描寫得更精彩，書中角色此刻的心情應該是怎樣？這一段和那一段話是否重複？在寫作的日子裡，糾結在心頭的都是些具體的寫作問題，有時情節出現空缺無法銜接，我會一連多日十分焦慮，怎麼會有心思去考慮全球化的問題？既然你生活在這個宇宙中，一切都浸潤在你的文字中，無需刻意追求，可是批評家偏偏研究的恰恰是這些我們作家根本不關心的問題。俄國十九世紀的黃金時代，為何作家和批評家關係密切？因為批評家在宏觀和細節兩方面真正意義上指導作家。」

「無論是在北京大學文學系的碩士、博士論文答辯現場，還是在各種以文學名義召開的論壇和會議中，參加者基本不談文學，談的都是政治、革命、現代性、經濟、全球化、反恐等話題，這樣的風氣短時間很難扭轉。」曹文軒每年都會參加現代文學的論文答辯，各種呼聲也每年都說，可是：「當別人都在討論全球化的時候，哪有學



美國學者Harold Bloom在《西方正典》提出「亂世時代」一詞。網上圖片

生選取只談文學細節？他難免會因為話題太小而心虛。但對一個作家來說，全球化的問題一定比文學細節更重要嗎？」他反問道。

年輕人寫作「秋意濃」

文學的本質是什麼？在曹文軒看來，文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開始，就有着恒定不變的基本面和基本品質，隨着時代變遷而改變的只是外部形式，文學不應放在進化論的範疇內被討論，它無需界定，卻存在於我們的生命、情感以及一代代人閱讀形成的共同經驗之中。「文學正面臨着審美功能消退的問題，愈來愈多的人只注重思想深刻，而深刻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從來不是一個範疇，自古以來，講求的是趣味、雅興和意境。」

怎樣的作品才算深刻？即「往死裡寫，往惡毒裡寫，往人性最卑劣的地方寫」，可是「若我在現實中已經很憂鬱，再讓我寫這樣的作品，難道我會變得更好、更快樂？」隨即他提出在年輕作家中的「怪現象」——「秋意濃重」，他說：「上世紀80年代的一批寫手寫的作品總是特別淒慘，卻也不是來自他們實際的生活經驗，而是來自知識幻化的感覺。」有一次他參加一個這樣「秋意濃重」作家的研討會，質疑道：「我們這麼多人來參加你的作品研討會，社會上有這麼多人關心你，你還有什麼好悲傷的呢？」他認為，人的一生就應該像一年四季，春天當春天過，夏天當夏天過，不應在春天的時候過冬天，所以提出「陽光寫作」的口號，望更多年輕人發掘文學和生活的美好。

曹文軒獲「國際安徒生獎」後，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李學謙（右一）送上祝賀。新華社

審美觀非性別觀

在曹文軒獲得安徒生獎後，一片讚揚聲中也不乏質疑的文章，其中一篇提到：曹文軒的性別觀到底倒退了多少年？理由是他所有作品中的女孩都是柔弱的並需要男孩保護的，如《草房子》中的紙月、《紅瓦》中的陶卉、《青銅葵花》中的葵花……作者因此以女性主義進行批判。對此，曹文軒反駁道：「不能因為我在作品中寫了幾位柔弱的女孩，而斷定我的性別觀落後，那些角色只是承擔了我的審美觀，而非性別觀。若得出這樣一個『性別觀落後』的結論，理應將我作品中的所有女性角色看一遍，以概率得出結論。在《青銅葵花》中，葵花表面柔弱內心堅強，而奶奶更是如山般堅韌不拔。」他同時表示很欣賞西班牙畫家創作的《青銅葵花》一書的封面，認為對方真正理解了他的書——女孩在前，男孩在後，背景是藍色的河流，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之餘，前面的妹妹用頭擋住了患了失語症的哥哥不會說話的嘴巴，「妹妹不僅在保護哥哥，也為了醫治奶奶的病獨自出走江南，怎麼可能說她柔弱呢？我筆下的很多女孩，都是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相似的形象，那安徒生的性別觀落後嗎？」他由此強調使用各種理論都需要非常小心，不能隨意套用在文學作品上。

「我想起10多年前一位剛聽完女權主義課程的女學生興奮地告訴我：『中國當代文學是男權話語的產物，楊沫的《青春之歌》裡女主人公林道靜是在一個又一個男人的影響下成長，樣板戲《紅色娘子軍》裡的女主角吳清華也在男人洪常青的指導下成長。』我疑惑地問：我們做調查下結論不是應該講求概率嗎？譬如8部樣板戲中，其實只有《紅色娘子軍》一部是這樣，在《海港》中則是女人方海珍教育男人韓強，《杜鵑山》同樣是女人柯湘教育男人雷剛，且教育到他痛哭流涕。這些難道也叫男權話語嗎？」他說。



《青銅葵花》一書封面。網上圖片

白雪狼：把中華文化畫進星空

畫家白雪狼，從廣西桂中的群山中走出，數十年間流連山水，以自然為師。人至中年，花費七年時間，教書育人。走出國門，對比中外文化驗證自己的理念，成為中國畫壇小有名氣的人物之一。白雪狼因為覺得自己的本名有點「娘」，所以就起了這麼一個有野性的筆名。

提起童年，白雪狼說：「從童年說起，每個孩子都有繪畫天賦，只不過有時被家長抹殺了。」值得慶幸的是白雪狼的繪畫天性並沒有被抹殺。小時候由於物資匱乏，只能畫鉛筆畫，沒有本子時，就在地上畫畫。父母看到他這麼喜歡畫畫，而且畫得可圈可點，就特別支持他學習繪畫。

學繪畫 自然啟靈

小時候，家裡的閣樓就是白雪狼的繪畫天堂，從閣樓的高處看到的山景是童年白雪狼最常畫的題材，多彩的森林也讓他對自然充滿了遐想。家中還有一處庭院，院中佈滿父母種的花草，他便每日為花草畫畫。他認為是自然給他童年染上豐富色彩，才使他走上了繪畫之路。除了父母的支持外，在部隊當兵的哥哥知道了弟弟喜歡畫畫，也寄了很多書給他。有了這些書，他臨摹的內容就更多了。

「如果沒有家裡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的我。」可以說，在他的藝術生涯當中，如果幼年時期沒有家人的保駕護航，就不會有成為畫家的他。

悟畫道 自然為師

白雪狼自幼學習畫畫，卻沒有跟隨哪位老師學習。大自然成了他畢生的老師。走出桂中，他並沒有走向城市、投身校園，而是選擇遊歷山川，深入自然的懷抱之中，去感悟自然、描繪自然。他體驗農家生活，和山民一起生活勞作，聽他們講山裡的故事。在收集這些故事的同時，他常常寫作散文、詩歌抒發情感，也會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上，與大家分享他的所思所想。

搜集民間神話、傳說是他采風途中的愛好。通過整理這些傳說，「萬物有靈」的觀念在他的頭腦中漸漸清晰起來。他認為這些故事都是從遠古時代傳承下來的，大部分來源於祭祀文化，中華先民在日常生活之中，做一事有一事之神，執一物有一物之神。早天



白雪狼的畫作。



白雪狼從自然汲取書法靈感，筆法自成一派。威紅麗攝

求雨，行船求風，萬物有神。先民對於自然是充滿崇敬之心的。他繼承了先民對自然的崇敬之心，並將其融入創作理念當中。他認為畫什麼就要用什麼方法，以南方之法畫北方之山，難免南人北相，惹人笑話。泉水流暢，溪河婉轉，大海浩瀚，各有各法，各有各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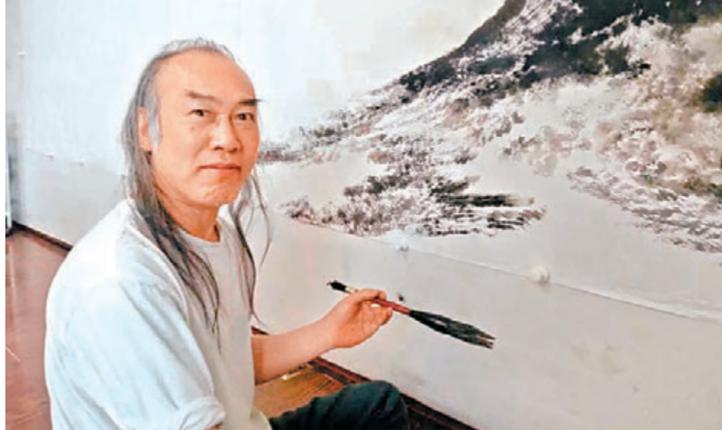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繪畫之外，他還研究書法，他的書法精髓就是從樹根上悟出的，蒼勁有力，抑揚頓挫。卷若蒼龍回首，抒如長河洩流。

「我覺得最偉大的是自然，我的老師就是自然。」各種畫法因事物不同而不同，可是萬物在他的眼裡又有共通點。漢字以象形造字，書畫亦是描摹自然，功夫、中醫、音樂無不從自然中來。《道德經》言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自然對於白雪狼來說，就是那一個。

畫宇宙 終極自然

2004年時，白雪狼在業界已小有名氣，他進入北京某國際學校任教。四年之後，校長調至印尼，多次邀請他赴印尼教學。2008年，他應邀前往印尼，在教授孩子畫畫的時候，他發現孩童對於繪畫的想像是比技巧更珍貴的寶藏，孩子們對繪畫的超凡想像成為他的靈感來源，也使他的畫作也更自然脫俗。

「我嚮往大宇宙，一直在創新、研發怎麼畫宇宙。」



白雪狼自小便愛繪畫。

關於未來的創作方向，他興趣盎然地講起自己的想法。

把中華五千年文化融入星空之中，是他近期的創作目標。中國的文明來源於黃河長江，是水養育中華兒女，創造了中華文化，正如《道德經》說的那樣，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」。因此白雪狼的宇宙題材作品中，水是不可或缺的意象。他說：「不管人類向哪發展，首先要有水。水孕育了天地萬物，然後產生了文化，有了文化才有建築。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說，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脊梁，因為它是中華大地上一個龍騰虎躍的象徵。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他熱衷於畫長城，把長城畫到宇宙之中。

但是他繪畫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，他也遇到過一些坎坷。「我的那些有關宇宙的作品，我都不敢發表出去。」之所以有此一言，源於2015年。當時他為抗戰勝利70周年創作的畫作，曾轟動一時。為了創作那幅畫，他近一個月茶飯不思，終於畫出那件氣勢雄渾的作品。可是沒想到，沒幾天就有人模仿該幅畫。一個畫家以拳拳愛國之心創作的畫作，國家卻沒有制度保證畫家的權益，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悲哀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威紅麗 鄭州報道